





梅溪王先生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惑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必明則易知凡陰  
必柔必暗必難測故聖  
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  
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  
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諫暢洞  
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  
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  
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嘉穀之為穰不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



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頽細  
如蟣虱如鬼蠹如蠹如盜賊  
詛祝閃候狡獪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  
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  
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

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  
亦豈得而逃我於是又嘗求  
之古人以驗其說如於漢得  
丞相褚葛忠武侯於唐得二部  
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



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  
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  
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  
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磊落不可揜者也其  
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

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  
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  
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如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  
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  
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



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  
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  
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  
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  
疆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

者真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  
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  
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  
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  
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  
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



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  
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公又親  
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睦家  
人孺子亦藹然有忠厚庶遜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為  
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

為人不少為浮靡之文論事取  
極已意然其規接宏闊骨節  
開張出入變化後偉神速之  
之盡力於文字者注、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  
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



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  
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  
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  
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  
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  
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

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  
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  
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強  
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  
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  
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



之偉然者必不能有其豪髮點  
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  
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  
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  
百篇守番及夔公又適在葛  
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

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  
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  
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  
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  
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  
康公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



詩遠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  
歔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  
卷屬予敘之予蓋三復焉而  
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  
官莫俟子齊既狀之而故端  
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

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著獨論  
其心如此別於篇端以告天  
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  
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凜  
凜初未嘗隨死而止也以是  
矇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



一在朝廷以祀顏納諫為  
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  
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  
真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  
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  
勢公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

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  
呼其亦可悲也友聞詩之好  
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余未嘗溫每於公暇輒誦  
梅溪至忠文公遺文因之  
有得於心以為政事之資



者多矣公之文集舊有刊  
本而未文公代劉其父為  
序論其心為特詳歲久故  
本據前守何公文淵劉公謹  
相繼撥拾於蠹腐之餘重  
刊為刊板盛傳於今而少保

黃文簡公准為序以專論  
其道也文公之序載於大  
全集中惜重刊者遺之今  
為表而完諸卷端使人知  
公之文章事業皆本於道  
而道是本於心也噫知公



之心者莫如文公文公天下萬世人物之衡鑑也必冀序可得而遺哉

夫順六年冬十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溫州府

知府莆田周琰識

梅溪先生王忠文公文集序  
道在天下無物不備無時不  
然本之於民彝達之於事業  
昭昭乎不可泯也然而不著  
之於文章垂之於訓典曷足  
以扶世立教化今而傳後是



故古之聖賢立德立功立言  
不可偏廢也嗣是而繼作者  
世豈無其人歟溫郡梅溪先  
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  
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百家  
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

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  
體認真切凝然以斯道自任  
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言  
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  
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  
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



饒夔湖泉四大郡八為太子  
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  
為權要忌嫉而執德不回粵  
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  
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國家之  
權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

失臣僚之邪正衆論之是非  
民情之休戚軍政之利害時  
幾之審決虜讎之不可不復  
國恥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  
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  
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



其為郡時布上息恤民隱導  
掖撫摩直欲庶之於平康之  
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漢  
唐循吏殆不是過其著為雜  
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淳和平  
坦蕩不離於道德仁義紫陽

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  
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之  
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  
日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  
如此確哉至論也蓋其當代  
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媿



者矣後之人雖欲無傳其可  
得乎文集舊嘗鏤板歲久寢  
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  
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  
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  
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

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旁  
求博訪乃得其刺本於黃巖  
士族蔡玄可家命郡學教授  
何灑重加訂正鳩工刊刻用  
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  
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宮公



安暨邑寧周紀等與有力焉  
於乎公之心畏天憫世之心  
也公之道聖賢所傳之道也  
不幸狙於人事之變遷迫於  
氣運之衰微而不得卒就其  
志徒託空言於編簡之中其

亦可悲也夫披閱是編者因  
其言以求其心因其心而達  
其用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  
躋治於隆平使人皆知吾儒  
之道有功于斯豈曰小補  
云乎哉淮故不揆鄙陋而僭



為之序

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祭祿

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

國史總裁同郡黃淮書

黃氏

梅溪先生文集總目

廷試策并奏議共五卷

詩文前集二十卷

詩文後集二十卷

附錄



黃淮



梅溪先生廷試策卷第一

御試策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  
 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  
 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  
 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  
 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則用  
 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  
 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  
 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邪

陳

景

此處為另一頁或另一卷的殘留文字，因圖像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可見一些零星的字跡，如“文”、“書”等。



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  
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乎大夫學  
古入官明於治道蘊畜以待問久矣詳著于篇朕將  
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  
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  
而法有小大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  
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  
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  
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  
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

屈至尊廷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

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為言是則陛下欲守家

法以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與子

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

以為陛下尊祖宗守成法之獻邪臣之所欲言者

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

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

以為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

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

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

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



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尊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小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 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 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

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蓋 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 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 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為言以及于祖宗立經陳紀 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 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謂 陛下能攬福威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 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為 陛下憂矣不然 陛下雖勤勤問之臣雖說說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



未嘗不以攬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  
權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之責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者箕子言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  
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為義者左氏記時  
人之言也謂堂陞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  
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  
權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  
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  
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  
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

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  
總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  
之治號為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  
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  
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鑿西京不競之禍躬攬  
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  
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為止戈之武系隆  
我漢同符高祖者益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  
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  
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  
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則勸其攬權也帝



自謂能行由是勸精為治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親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勸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食聽政如

情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切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機之暇為好此書固若親漢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夫道者天命備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待之固已默得於



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神妙之極矣請為陛下  
誦之春秋書王曰天子者尊也為人君法天攬權之法  
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為人君不律法天攬權之戒書  
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  
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借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  
之權也書借賞監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  
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鷄  
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  
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  
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闞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  
凡一字之褒重於華衮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

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  
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  
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  
乎不能監先王之憲導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  
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  
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  
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  
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仰畏  
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效中興之治也  
臣以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是不可不法春秋  
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書有存古則幸



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書無善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統敵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徽也此所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于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王用張湯取直心皇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為人主

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日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噫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說以破之謂  
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春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  
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  
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  
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  
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  
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  
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  
特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迨者陛下  
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  
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

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為言者蓋春秋  
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  
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  
臣有清淨如曹叅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  
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  
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  
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請聖策曰畫一之法  
賞刑之具猶著也而姦孽未盡者有以見陛下欲  
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善與也臣切謂欲姦孽  
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  
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為諫官及為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

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效者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為憂者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



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  
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為之地  
也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  
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賜  
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  
得於僉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  
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  
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  
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  
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刑為法  
以虞舜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

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為賞犯某事  
得某罪以為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  
臣不復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曰賦歛之制  
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  
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切謂欲財用  
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  
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外  
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  
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  
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  
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



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為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盡繼臣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富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占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褥止用黃絕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為御題時呂溱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為第一觀

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可謂節用理財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廩富實貫朽粟陳如成康文景



時可也而聖筭乃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切疑之  
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  
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  
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  
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  
之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  
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  
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  
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往屢有禁銷金  
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為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  
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

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官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  
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  
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  
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  
所增益者中旨外戚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  
無非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  
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於富  
庶臣願陛下攬權于上而革衆弊以文帝及我  
太  
祖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為戒則何患乎財用  
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  
敢也臣伏讀聖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音也而



人才猶未盛，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時也。臣切謂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書作丘甲，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為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于夫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并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為甚詳。又按經，敕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傅，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黜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大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勲立業，皆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陛下往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

应为13





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自偃兵以來復興大學以  
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  
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為憂者臣輒獻攬權之  
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  
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  
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  
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  
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駁放士  
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  
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至所  
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其平日之

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締章繪句  
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  
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  
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  
人眉山蘇轍之言最為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妄  
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  
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邪擢竄與等此陛下取士之  
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  
為戒命庠序去諂訕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志  
謹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  
而出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



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  
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  
如祖宗時也臣切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  
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侯至威二年別書滕子范  
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  
威二年則書紀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  
進臣切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  
之權因其賢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經書楚曰荆公羊曰  
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  
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天子

黜陟之公法也故為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忠臣蓋春  
秋以責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為人臣者也為子而知  
春秋者則必為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  
之為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  
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  
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  
之於筮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  
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為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廟  
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  
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齋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



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天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而不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為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黜陟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

雖無罪而亦斥睚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忘身徇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搢紳相率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慶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為執政以歐陽修為



下之望魯人石介作聖德頌以稱揚之此陛下黜  
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  
之事為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為無陟之法明忠孝之大  
節以為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哉如  
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姦弊未盡革財用未甚裕  
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勸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  
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  
非其人邪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其  
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  
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業者可  
謂勤且至矣然臣已陳攬權之說于前且以春秋為獻

抑嘗聞先儒曾參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既已深得之復能尊其所  
所聞行其所知攬福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  
賞刑當而天下悅矣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  
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才不患  
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  
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邪若夫所謂道雖久  
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  
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周之贊之說又有商變夏周  
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謂春秋未嘗變周也特因時  
而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



不起之處故政有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厦弊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茂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之說為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于成憲常如傳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

絳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

祖宗之法非

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

垂之万世與天地並久可也

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

之非其人矣則今日又不可不慎擇為臣願以荀卿有

治人之言為獻可若夫參稽典策之訓則有

歷朝

之國文在為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為有司之成法在為

朝廷之故事在為

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

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乎攬

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

陛下終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畜以待

問久矣詳著于篇

朕得親覽此

陛下導臣使言



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為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為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體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

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弘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桑弘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應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應之



如彼臣願 陛下以文王為法以武帝為戒端取心居  
以為化本非正勿視非正非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  
用人也 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  
也其進則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與之進乎  
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為亂之機其可以其才有餘而  
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  
人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為而投吾  
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  
其可以其遜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  
彼何為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  
益於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譽言日聞

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是必善  
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日聞必察  
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  
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  
非正心一云為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殆見四方万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 陛  
下以是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覽兼  
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 陛下之柔則所求無不得所  
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  
色而為之况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軫 淵衷之念  
哉臣聞 主聖臣直惟 陛下赦其狂愚不勝幸甚臣



昧死臣謹對

御批任賢輝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

梅溪先生廷試策卷第一

善於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之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善言法可心殿題本五卷之四矣此其一也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二

輪對劄子三首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体愛君憂國出於  
天性妄懷廢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誦凶凶咸謂虜情巨  
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  
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  
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  
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  
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  
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蹙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  
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



而不足憂我苟無備致事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  
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  
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  
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  
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  
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  
破敵之計 國家寶元慶曆間而夏叛命 仁宗以經  
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特望軍中有  
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  
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 仁宗曰古之用人  
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

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  
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  
咸謂有天資忠義材燕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  
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  
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說邪之所媚忌外為夷  
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  
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  
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 陛下縱未大用  
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  
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  
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 仁宗思用仲淹夷



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者不矣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美商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掛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固有為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一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之禍掣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中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若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



闕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  
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  
通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秦檜死百秦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  
司深文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  
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  
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  
竊為陛下憂之夫天下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  
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  
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撻克  
聚歛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

擅齊殆不過此且身檢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  
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  
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  
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  
其後而不自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  
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  
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  
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咲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  
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  
詔進馬溫造正衙拌劾祐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諫  
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



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  
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  
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於怨百姓皆非  
治世事也 陛下自撻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  
竄逐猾闇 天下尤服 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  
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 陛下  
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  
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  
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大阿倒持日甚一  
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

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方二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  
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連而宗社復興者良繇  
四海民心戴宋惟舊 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  
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通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  
國斂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  
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觀比年寬卹之詔屢下  
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故昔人謂  
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



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覩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急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強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

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橫費已歸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嗷呼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筋角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上散為盜賊矣况今夷狄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團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



害民者必罰無赦乃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惠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為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之所為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

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知斯而已矣曷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為遠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謀之宮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為是曠世絕無之舉哉真可謂



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為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

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雖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秦戰婁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其雖委挫而終不為曹魏屈。



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昂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閔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窳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救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 踊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

均而知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 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一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矣 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 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况 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 陛下之節儉



可以豐財 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  
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  
宜因天設之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  
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  
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  
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  
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  
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  
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 陛下將何以應之  
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  
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  
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  
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  
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  
野而爰立傳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  
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  
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  
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  
任也則首用趙普 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  
迪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 英宗因舊相韓



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參  
政治平之治家號得人 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  
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  
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文  
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  
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  
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  
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共惟 太上皇授 陛下  
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 陛下自擇天  
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 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  
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

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  
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  
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  
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擇宰相  
得人則內可以尊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  
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  
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陸  
下端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人才如雲而任使之內脩外  
攘中興之功不遠矣

右三

應天詔陳



厥今天下之職也居其官者必知其職也且曠職不修欲  
望敝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良謂言其大者夫進退百  
官者大臣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  
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  
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  
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  
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  
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  
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  
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生之意有所不悅

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  
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  
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言曰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  
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  
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  
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別相之命 神宗曰樞  
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本受命猶侍從也於  
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亦當言是謂獻納掌  
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 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為  
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



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為是也職寧不媿司馬  
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  
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  
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  
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  
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  
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躰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  
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  
侍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

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抃之不當除樞  
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為諫臣論刺  
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  
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  
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  
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  
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拔其尤  
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  
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  
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  
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



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惧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關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敝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曰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迺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為治表

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貴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場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守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三略之地陷沒久矣今韋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聞外之



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傳云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酤權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拂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

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間闔名器之



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從或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不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

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躬元居正之初也自陛下宜奮軋剛之斷法震舜之明繼述太上皇言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之敝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敝寧有不革者耶敝事既去內治既脩則夷狄有不足攘言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論左右史四事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



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為監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脩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

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曰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訟襲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董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地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脩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



舉動而書若立於殿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  
至備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  
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情多矣臣又聞元豐  
三年脩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  
聞天子德音儻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  
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  
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  
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  
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  
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  
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

愚欲乞陛下復歐陽脩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  
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  
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  
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  
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  
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物處有命則臨陛俯听  
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脩  
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脩注出  
而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  
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  
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



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儀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脩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

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



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  
驗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二

兩政味其限流其之身物存自位之必而辨何奏  
審賦難階門與否到班大邪此今來對與奏機未  
司宗慈之耕藉稟為涉焉起直節無殊事出一制  
夫鄉矣矣司又開景好中備史專介論率麻文意  
隨州開門又次對南班太四事百當奏而不對奏  
未嘗以班太為跡衣衣更鄉言禮當日百嫌奏八  
奏事孰焉王期對科立海本郊奏心對面制等







